

讓自己擁有別人拿不走的東西

書中日月長

每次面試應屆畢業生的時候，我都會先讓這些應聘者做個自我介紹。這時候，我總會聽到這樣的聲音：“我是××學校的，我在××實習過，我是××社團社長、學生會主席，我的OPA是3.8。”

“我是××學校的，在××實習過，還在××實習過，現在去了××。”

“我正在××實習，我選投了A、B、C、D公司，我的理想是找一個月薪超過7000元的工作。”

這樣的結果並不難解釋：上大學前，所有的家人，都認為我們應該繼續小時候乖巧玲瓏的行事風格，在大學里，學習上爭當第一名，課餘時間爭做學生會主席和入黨積極分子，以期畢業之後順利進入國企或者成為國家公務員。在達到這個目標之後，我們應該迅速地找個條件相當的男友或者女友，男生家買房，女生家買車，結婚生子，從此步入一成不變的穩定生活。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每個人都試圖用社會的統一標準來要求自己，並努力在這個標尺上尋找自己的位置。我們都忘記了自己想要什麼，忘記了自己的優勢，忘記了自己有著獨一無二的DNA。

23歲的c是我的師妹，她常跟我說，她的工資很低。她經常會想，這樣的日子是否值得，比如每天斤斤計較地盤算地鐵和公車哪個更加划算，為買不買一輛200塊錢的自行車猶豫了好幾個月。我理解，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里，每當看到很多學歷背景不佳的人，因為不斷跳槽，薪水四五倍於自己的時候；每當聽到一些女孩子因為家庭背景或者某個男人的背景，找到某種捷徑的時候；或者看到那些前輩炫耀名牌包包，出入高級餐館的時候，換作誰，心里都難免會

有一些怨念。我很想送給她台灣女作家李欣頻說過的一段話：“有很多人設立的目標是幾年之內要升到主任，幾年之後要當上主管，然後是老闆……這些都是可以隨時被取代的身份。只要別人比你強，關係比你友好，或是公司結構調整，位子就會瞬間消失。”

所以，要建立自己的風格，把自己當成個人品牌來經營，創造自己名字的價值，幫自己建一個別人拿不走的身份，而不是社會價值下的職位。剛剛步入社會的時候，大多數人總是能夠發現自己的不足，拼命學習來提高自己。但是第二年、第三年呢？有人開始看到職場的陰暗面，有人漸漸學會明爭暗鬥，有人發現投機取巧能賺錢。於是，他們從一個健康的青年，慢慢走進了一條死衚衕，越來越窄，越來越飢餓，競爭卻越來越激烈。

我的一位師兄，研究生讀的是計算機智能，畢業前在著名跨國公司實習了半年，卻在即將入職的時候發現了自己的知識漏洞。於是他放棄了18萬元的起薪和即將到手的各種優

厚福利，回到學校，申請延期一年畢業。這一年，他轉職於商學院、金融系，並經常跑到哲學、中文這種看似毫不相干的專業蹭課。一年之後他畢業時，正趕上2009年金融危機，底薪比之前要低很多，但是幾個月後他便三倍跳轉，拿到幾十萬元的年薪。

師兄手里有一張關於他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他看到了自己的“負債”，瞭解自己的不足，專心打造自己獨有的東西。然後，他成功了。

其實我們可以思考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如果沒有了眼前的工作，我們還能做什麼？”兼職寫專欄？你文字功底和思想深度如何？開淘寶店？你想賣點什麼？有沒有進貨渠道？給中學生當家教？當年的那些知識點你還記得多少？

我們需要時刻警醒，知道什麼事能做，什麼事不能做；知道自己是誰，知道自己不能是誰；知道什麼是自己永遠擁有的，什麼是別人給的、暫時的。保持謙卑而感恩的心態，擁有不斷重新歸零的勇氣與信念，讓自己真正擁有別人拿不走的東西



書籍，可以是生活中的太陽，也可以是生活中的月亮。這樣一想，我們就很容易分清兩類讀書人。

將書籍當作太陽的人，大都在白天讀書。他們希望有了書的照耀，生存道路上的艱難可以像冰一樣迅速融化，前進的障礙、陷阱可以一一躍過或者躲開。有了書的幫助，他們能看見自己想看的，得到自己想要的，明白自己還想看什麼，還想要什麼。他們歌頌太陽，只是因為太陽給他們光明；他們喜歡書籍，只是因為書籍幫他們走路。太陽不是閑來無事掛在天上玩的，白天讀書的人也不大會讀閒書或無用的書。他們只要陽光，只要書中有用的東西，不如此，就感到自己年華虛度，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將書籍當作月亮的人，喜歡在晚上讀書。日落西山，熱氣漸消；月上柳梢，銀光乍泄；亮起一盞燈，與窗外月光輝映；隨手從滿架琳琅中抽出一本有趣的書，閑讀。夜深人靜，步出書房，庭中望月，心靜如水。他們知道自己是無用之人，但不計較；他們清楚自己在讀無用之書，但還是覺得有趣。他們為輕鬆而讀書，借此擺脫生活的沉重。以書下酒，邀月同飲，個中樂趣不圖與人分享，只求書不是盜版，酒不是偽劣，月不是假冒。至於白天的事，萬事隨緣，由它去吧！

白天讀書的人，志在將夢想變為現實；晚上讀書的人，意在將追夢變成守望。陽光下讀書，夢在書外；月光下讀書，夢在書中。

留守美國的中國女人最擔心的是什麼事

留守女士這個詞最初源於中國大陸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當時中國大陸的出國熱潮中，專指那些丈夫因為種種原因而出國，自己卻不能同行，只能獨自留在大陸苦撐家庭、翹首盼歸郎的女人們。

想不到的是，十多年後的今天，真可謂風水輪流轉，情況來了個360度的大轉變，隨着中國國內經濟的迅速發展，當年一心想着出國的丈夫們，今天卻又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比如丟掉了工作、在這邊干得不痛快、抑或是國內有更大的發展空間等等，這些所謂的有志男人們，又一個個地從那個他們曾經夢寐以求，有的甚至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來到的國度，義無返顧地回到了那個他們曾經一心想着逃離的國度。

由此而來，他們的女人卻因為孩子的教育、更好的生活環境抑或是中國社會的不穩定性等等因素，選擇重新留在了這片他們曾經一道為之努力奮鬥過的土地上。這些女人就構成了一個新的團體：新留守女士。

留守女士A的故事

A是個七零末，我跟她認識是因為她的孩子跟我的孩子在同一個中文班上。A來自西南一個省份的某個縣城，丈夫是她的高中同班同學，高中畢業縣城高考試元，的丈夫順理成章地進了北京某著名的大學，大學畢業後又比較順利地來到了美國，可惜選錯了專業，丈夫做的是生物方面的東西，大家都知道生物博士過剩，博士畢業後跟着一個中國老闆做一個大學做博後，幾年前，孩子才剛滿一歲，中國老闆在國內某大學申請到了千人計劃，於是A丈夫跟着老闆一起回了中國。

也許是出于對未來前途的不確定性，還是出于什麼原因的考慮，A家的老婆孩子並沒有跟着丈夫一道回，總之老婆和孩子在美國留了下來，並在好學區買了房，老婆據說work from home，不知道真偽，雖然我們每周都會在中文學校碰上一面，但感覺到A把自己包裹得相當嚴實，因為是大老鄉，剛知道的時候還萌生出過跟她進一步走近的想法，但看她那麼嚴實地包裹自己，於是我們的關係並不親近，看得出來她跟同是留守媽媽倒比較接近的。

A的丈夫並不經常回來，也就是假期或是有機會來美國開會的時候才會回來，大部分的時候A自己的父母在這兒常年陪她。每到周末，A把兒子送來中文學校後，便帶着父母逛街買菜，參加中國教會的活動，逛逛農夫市場。平常則主要帶兒子參加各種課外活動。每每她丈夫回來的時候總會看到她頓時容光煥發，拾掇得也比平時光彩照人了許多。

A兒子六七歲了，不知是不是長期沒有父

親陪着長大的緣故，小男孩很陰柔，一點都不陽光，在班上一點都不象別的男孩子那麼調皮搗蛋，總是安安靜靜的，非常聽話的樣子。

有關係近點的朋友有時向A開玩笑說，中國現在的年輕姑娘都很熱情開放，你那麼長時間地獨自把丈夫一個人留在國內難道就不擔心嗎？A有點生氣地說道：“我老公才不是這種人，他回國是為了做科學，他就是個事業心很強的人，在這兒怎麼着也是別人的國家，不自在，回去在自己的國家干着才開心呢。我唯一擔心他的只是怕他在國內吃不好，因為國內的食品不安全，象我老公那種連情人節是哪天都不知道的人，怎麼可能會去弄那些烏七八糟的東西呢？”



中文學校期末表演的時候，我們都很好奇在美國呆了七、八年卻連情人節是哪天都不知道的人會是個什麼樣子？一定會是個老學究吧！看了本尊老伴向我悄悄耳語：“瞅着不象是那種不解風情的好老實人嘛！”我認真看了看，確實比他老婆油滑多了，但願他真如他老婆說的，在國內只是專心做科學吧！

留守女士B故事

B的小兒子跟我兒子一道吹長笛，我們是在接送送送等孩子的過程中認識的。B家是六零後，很多年前就來了加拿大。大兒子都已經大學畢業並獨自留在了加拿大。

幾年前B的丈夫在那個世界最大的照像機公司找到了份工作，因此一家三口就搬來了美國，也算是圓了一直想圓的美國夢。在好學區買下了房子，原以為王子、公主就這樣快樂地生活下去了。只可惜好景不長，原來連旅遊鞋、維生素都要給員工發的效益好得不得了的大公司竟然象得了絕症似的越來越不景氣，B的先生很快也受到了衝擊而被炒回了家。五十多歲的人，一下子沒了工作，一時半會在美國還真不好找到新的工作。剛好中國一個新的工業園區有個還算不錯的位置，於是B的丈夫一個人回了中國。

B太太則留在這邊照顧已經上到了初中的小兒子。看得出來，知天命的B的丈夫很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麼，中國那些花花綠綠的生活

對他吸引力不是那麼的大，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什麼東西才是對自己最重要的！B丈夫經常都在回來，幾乎是每月一趟，而且只要一回來，兒子的各種活動都是自己帶着參加，因為他經常往返於中美之間，中文學校還時常都在請他從中國帶這邊需要的東西。

前不久，B據說終於歸海了，在美國的離家也還比較遠的另外一個州找到了份工作，雖然離家依然很遠，但無論如何也總比兩個國家強多了。

留守女士C的故事

C是我在一個朋友家孩子的生日聚會上認識的，從來沒有見過C的丈夫，只是看了不少C丈夫的照片。如果C丈夫真長得跟照片像的話，那C家完全全可以用郎貌女才來形容了。我見着C的時候，C正大着個肚子，還帶着個四、五歲的小女孩，旁邊跟着位風度不錯的女老人，只聽C在聚會上“媽媽”長“媽媽”短地招呼，老太太對她也噓寒問暖的很是照顧。我開始還以為是孩子的外婆，後來才知道是孩子們奶奶。

C在大學里做教授，已經通過了，也就是說終生教授了。而C的丈夫先是在外州的一個什麼公司工作，後來索性回了中國，做中國地區的區域負責人。從C和朋友的口中，大概知道C的丈夫長得是一表人材，外貌及口才都極佳，而且非常享受在中國國內的生活。C軟硬兼施，甚至連離婚都提出來了，C的丈夫還是不願意回美國，據說C大女兒出生，C丈夫也不在身邊。

C的家人一直都不同意C找這個丈夫，覺得他太不稳定性了，Chold不住他，但C執意不肯，非他不嫁。人類擇偶其實本能的還是很喜歡互補的，比如當你看到一個長相美麗的女人的時候，她的丈夫往往會很其貌不揚；同樣一個一表人材的男人後面的妻子，很多時候並不是我們傳統意義上的所謂美人。

因為嫁丈夫的事跟自己的父母鬧翻了，所以從女兒出生都是C丈夫的媽媽來陪C的。聊天中知道，老太太是個中學退休老師，很是知書達理的樣子，兩婆媳相處得非常好的好，如果她們自己不說，別人真以為是母女的！

C丈夫這個中國地區負責人的位置，每年會有很少一部分的時間，會有來美國一個城市的總部歇一歇的機會。為了這個機會，已經拿到了終

生教授職位的C不惜放棄了原有的位置，一心又去老公可以短暫回來歇一下的那個城市找工作，功夫不負有心人，C如願在另外的城市找到了滿意的工作，而且還以為丈夫會不會更喜歡男孩？不顧一個人勞碌，又懷孕再生下了第二個孩子，只可惜，還是個女孩。其實女孩對她丈夫來說都一樣，對他來說，中國的生活及那種生活帶來的感覺比什麼都更加重要。

留守女士D的故事

D是新近才加入留守女士行列的。D在國內是教育學方面的碩士，曾經有着還不算錯的前途。只因老公來美國做訪問學者，於是就一同來了，來美後曾經打算繼續深造，但因為種種原因，最後不了了之。與老公換了幾個地方並養了一對兒女，買了房，拿了綠卡也總算是安定了下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老公沒有在美國拿學位，想在美國找個教授位置實在是太難，在大學里得了個“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的位置，聽起來象是教授，說白了就是個老資格的博士後。

幾年干下來，D老公感到越來越沒勁，越來越覺得前途暗淡，尤其是時不時地國內網站一閃爍，看着以前一個個原來不如自己的，現在都成了教授，主任啥的，動不動一大堆經費不說，手下還博士後、博士、學生一大堆，好不威風。D的丈夫於是更加坐不住了。好在D也是個信奉外在的風光與否是衡量一個人是不是成功的標準，於是兩口子一核計，還不如讓老公海歸，老婆繼續在美國帶着一對兒女享受這邊相對舒適的教育環境。

老婆除了一心教育自己的一對兒女的學習以外，周末也來中文學校做做老師。D相當自信，儘管她並沒有如花的容顏，但她自信從來都聽慣了她話的老公一定不會在中國玩什麼花招，所以她不會擔心兩地分居，會有怎麼樣。她無比驕傲地告訴朋友們，如若她老公離開了她們，還能上哪兒去找這麼優秀的一對兒女啊！

